

对中美女物理工作者状况的观察、体会与思考

任尚芬[†]

(美国伊利诺依州立大学)



我第一次意识到“女物理工作者”这一特定概念是在1981年底。那时候我刚到美国不久,在伊利诺依大学香槟分校(UIUC)物理系工作。那时我们组里新来了一个叫Kathie Newman的美国女博士后。

她告诉我,她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读了整整七年才取得博士学位。在她读博士学位的过程中,她发现在美国的女物理工作者很难做到既有事业又有家庭,因为她所认识的所有女物理教授中,有些是没有结婚的单身女性,有些人结了婚但没有孩子,没有一个人是结婚又有孩子的。我听了这话有些吃惊。我们一起考察了当时UIUC物理系所有的教授。当时系里60多名教授中有两位女性:一位是Lorella Jones,理论高能物理教授,当时她40来岁,单身(她后来一直单身并于52岁逝于癌症);另外一位是Lora Einstein,当时也是40来岁,是实验物理教授。看来Lora Einstein有一个很完美的家,丈夫也是系里的教授,他们有两个孩子,所以她是Kathie Newman观察的例外。这么说来,在美国的女物理工作者还是可以做到既有事业又有家庭的。这件事当时我并没有特别放在心上。以后在UIUC工作的两年里,我对两位女教授都有了较多的了解。我曾在Lorella Jones家里住了一年多,我们有过很多交谈。我也和Kathie Newman等人一起多次参加了Lora Einstein在系里组织的女物理工作者(包括研究生、博士后、研究员等)的聚会,我对Lora Einstein的敬业精神及她对周围同事学生的关心印象深刻。听说她当时还在美国物理学会的会议上报告过有关女物理工作者的状况。

几年后,大概是1985年吧,我在德州Texas A&M大学读物理博士时,突然听到一个消息说Lora Einstein死了,而且是自杀身亡。这件事使我十分震惊,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联想到以前Kathie Newman

的评论,为什么这样一位既有事业又有家庭的完美女性会选择自杀这条路呢?难道一位女物理教授在美国真的会有那么多的无法承受的压力吗?

在德州读完博士以后,我回到了UIUC作博士后,后来留下来作物理研究员(Research Physicist),共八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我对美国女物理工作者的状况增加了很多了解,也积极参与了一些工作。那时我了解到,当时美国大学物理系的终身教授,只有2%是女性,大多数学校物理系没有女教授,有少数学校有1—2位,唯一例外的是麻省理工大学,当时有6位女物理教授。我还了解到当时还有一些声望极高的女科学家,通过各种方式呼吁对女科学家工作的支持。比如说我曾在UIUC参加了一次女诺贝尔奖获得者Yallow博士对系里女物理工作者的讲话。Yallow博士是UIUC物理系历史上毕业的第一位女博士(第一位女博士就拿诺贝尔奖,是不是也说明一些问题呢),毕业后转作生物医学方面的研究。她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曾在第一次投稿时被拒。在谈到女物理工作者和女科学家们的工作状态时,她的观察之敏锐,分析之透彻,语言之直接,批评之大胆,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也了解到,美国物理学会里,有一个专门代表女物理工作者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整个物理学会中最活跃、最有成效的一个委员会。她们经常组织活动,把分散在各地的女物理工作者组织起来,进行各种培训、讲座,并以集体的声音,进行了很多呼吁。这个委员会的好几届主席,后来都担任了美国物理学会的主席。由于这个委员会的杰出工作,美国很多女物理工作者受益良多,我自己也是其中受益者之一(当然是指思想、精神上的受益)。

我是1994年离开UIUC到伊利诺依州立大学当教授的。对于美国大学情况比较了解的人都清楚,在美国的大学里工作,当博士后和研究员与当教授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处境。在大学里作研究员,工资一

[†] 作者现任美国伊利诺依州立大学终身教授。

Email ren@phy.ilstu.edu

